



## 敦煌變文與圖像父母恩重經變中的生育禮俗\*

廖秀芬

南華大學文學系助理教授

### 摘要

父母恩重經變就是把《父母恩重經》轉變為通俗的語言文字及具體的圖像，如《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及莫高窟壁畫、藏經洞所出之絹畫。以傳播為目的父母恩重經變，為了使民眾深刻的體會父母親的恩德，便以通俗的語言、具體的圖像敘事、描繪母親懷胎、生產、養育等情節，如懷胎之艱辛苦楚，臨產之憂懼恐怖，產後之撫育呵護，弱冠及笄等。此外，為了使情節更加世俗化，父母恩重經變時而出現母親生產時，孩童出生、成長等各個階段的禮儀及習俗，如懷孕期間的禁忌、生產情形、洗三、滿月、成年禮等，這些民俗為人民的共同記憶，往往隨著時間、空間而產生些許的差異，藉由《父母恩重經》的變文及圖像的敘述、描繪，進而了解在敦煌地區所呈現的生育禮俗。

**關鍵字：**敦煌父母恩重經、生育禮俗、生產、養育。

---

\* 本文初稿於南華大學文學系主辦「2016『民俗與文學』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2016年5月13-14日）中宣讀，會後修訂。會議中蒙吳光正教授惠賜寶貴意見，特致謝忱。



## Customs of the Fertility in Dun Huanug Bianwen and Pictures “The Profound Kindness of Parents”

Hsiu Fen Liao\*

“The Profound Kindness of Parents” was transformed into ‘Re-Fu Muen Sutra’ by language and photography, such as *Parents Are Heavy, Difficult to Quote* and the silk paintings of Mogao Grottoes and Sutra cave. ‘Re-Fu Muen Sutra’ is from popular language, specific image narrative, depicting the mother pregnant, labor, raising and other circumstances, such as pregnant hardships, labor fear of terror, postpartum tending care, weak crown and so on, so as to experience the profound feelings of parents in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Besides making the plot more secular, there were occasionally mother production, the childbirth, growth and other stages of the rituals and customs, such as contraindications during pregnancy, production situation, wash three and full moon in the ‘Re-Fu Muen Sutra’. These folk times have a slight difference over time and space, even for the common memory of the people. By describing and depicting the Dun Huang Bianwen of “The Profound Kindness of Parents”, we can come to understand customs of the fertility in presented in the Dun Huang area.

**Keywords:** The Profound Kindness of Parents, Fertility, Labor, Raising.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Nanhua University.



## 一、前言

民俗是文學的土壤，文學是民俗的窗口。民俗活動轉眼即逝，卻可在文學作品中尋找其蹤跡。文學作品中有關民俗的書寫，則間接呈現當時民間所流行的習俗。所謂禮俗，就是禮儀與習俗，有所謂節慶禮俗、生命禮俗，其中生命禮俗，包含生育禮俗、婚嫁禮俗及喪葬禮俗等，從誕生、成年、結婚生育、壽誕、以至於死亡等，都是人生各個生命階段的重要變化，為了區隔於前一個階段，並迎接下一個階段的來臨，不同社會文化下的信仰習俗，就會形成各式各樣的生命禮俗<sup>1</sup>。本文所討論的「父母恩重經變」內容，雖以「父母」為名，但多集中在描述「母親」懷孕到生產過程；之後，提及父母養育子女到成年的心路歷程。這段期間的禮俗，有懷孕到生產時期，所需注意的禁忌；在孩子出生後，要為孩子舉辦的一系列的儀式，如洗三、彌月、命名、收涎、抓周等，一直到孩子從未成年跨入成年，所舉行的成年禮為止，本文的「生育」採廣義的定義，包含生產及養育，其中的養育，把未成年跨入成年時期重要「成年禮」也納入討論的範圍。

《父母恩重經》是流行於民間的一部中國撰述的疑偽經，為中國化的佛經，歷代均不入藏，故未受到應有的重視。直到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 1900 年），敦煌藏經洞重見天日，在大批的古寫經卷之中，即保存了約六十件的《父母恩重經》寫本<sup>2</sup>，故唐、宋以來，在民間流傳最廣者，應屬此經。這部佛經主要敘

<sup>1</sup> 參見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李豐楙撰「生命禮俗總論」。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989 2017 年 8 月 20 日搜尋。

<sup>2</sup> 據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布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為中心〉一文的統計：「今所得知之敦煌寫本《父母恩重經》計有 60 件。」（《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頁 30-31），並回查《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有《俄藏敦煌文獻》1-17，1992 年。《上海博物館藏敦煌文獻》1-2，1993 年。《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文獻》1-4，



述父母對子女的恩德，尤其是母親懷胎、生產，及父母養育子女過程的描寫，深刻記述、刻劃父母與子女的關係及情感，藉以突顯中國所強調的孝道思想。為了使佛教信仰利於在中國傳播，有關孝道思想的宣傳，除了傳抄佛經的方式外，釋門錙徒進一步將嚴肅之佛經，以俗講的方式，或配合壁畫、絹畫，透過動人之故事、悅耳之歌曲與生動之圖像，傳達父母對子女成長過程的無微不至。使田夫疇鄙、市井小民，也能領會此經所欲傳達的孝道思想。主要透過具體的經變文及經變相，使民眾感念父母的恩德，藉此達到宣傳、教化之功效。

「父母恩重經變」就是把《父母恩重經》轉變為通俗的語言文字及具體的圖像，如變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sup>3</sup>及經變畫敦煌莫高窟壁畫、藏經洞所出之絹畫<sup>4</sup>。將佛經中敘述父母親對子女的恩德以通俗的語言、具體的圖像加以敘事、描繪出來，其中最為寫實的部分，為母親懷胎、生產、養育等情節，如懷胎之艱辛苦楚，臨產之憂懼恐怖，產後之撫育呵護，弱冠及笄等，描述之生動，刻劃之細膩，感人至深。為了使情節更加世俗化、生活化，還帶入母親生產，孩童出生、成長等各個階段的禮俗，如懷孕禁忌、生產情形、洗三、滿月、成

---

1999 年。《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1-2，1995 年。《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1-2，1996 年 6 月。《法藏西域漢文文獻》1-34，2005 年。《英藏敦煌文獻》1-1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5 月）。《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146（目前出版冊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年-）。且於 2017 年 8 月 11 日搜尋「敦煌文獻數字圖書館」網站 <http://dunhuang.hanjilibrary.com/search.aspx> 進行比對，所得之數量約六十件。敦煌寫本《父母恩重經》寫卷，詳見附錄一。其中 S.1097 查證為《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而非《父母恩重經》。

<sup>3</sup> 考今所知見敦煌寫卷中，即有宣演父母恩重經之變文兩種，一為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藏 P.2418；一為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06412（北平河字十二號）。此外，Дx03457，為殘片，標示為《父母恩重講經文》，實為唐三藏法師義淨奉詔譯《佛說天地八陽神呪經》，《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獻》1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303。

<sup>4</sup> 四幅為石窟壁畫，二幅絹畫。石窟壁畫：(1) 中唐第 328 窟後室東壁門南；(2) 晚唐第 156 窟前室北門（歸義軍節度使張義朝功德窟）；(3) 盛唐第 170 窟北壁宋畫；(4) 中唐第 449 窟東壁門北宋畫。兩幅絹畫則分別藏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及蘭州甘肅省博物館。



年禮等，一方面呈現民眾所熟悉的畫面，另一方面則可作為教育民眾的生活教材。

歷來有關敦煌父母恩重經變的研究成果，分別在文獻及圖像的探討，如 1987 年馬世長〈《父母恩重經》寫本與變相〉<sup>5</sup>、1992 年胡文和〈大足寶頂《父母恩重經變》研究〉<sup>6</sup>、1997 年孫修身〈大足寶頂與敦煌莫高窟佛說父母恩重經變相的比較研究〉<sup>7</sup>及 2003 年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佈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為中心〉<sup>8</sup>等。此外，也有結合民俗的相關研究，如 2008 年胡發強、劉再聰〈從甘博藏《報父母恩重經變》看唐、宋洗兒風俗〉<sup>9</sup>，嘗試以經變畫，進行「洗兒」風俗的探討。以上研究成果提供本文許多具體文本、圖像等重要訊息，如父母恩重經經變文及經變文的關係、經變圖的存缺、構圖、榜題及所描繪的情節，還有對經變圖所呈現的「洗兒」進行探討等。以下將以敦煌父母恩重經變為主要材料，依次探討文俗講經文、變相中對母親懷胎、生產、養育、教育子女等各階段的生育禮俗。

## 二、從懷胎到生產之禮俗

婦女從懷孕到生產，都要時時小心謹慎，深怕有任何差池。婦女在懷孕期間，除了要承受身體的不適外，還要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以使胎兒

<sup>5</sup> 馬世長：〈《父母恩重經》寫本與變相〉1987 年，《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年 10 月，頁 397-419。

<sup>6</sup> 胡文和：〈大足寶頂《父母恩重經變》研究〉，《敦煌研究》1992：2，1992 年，頁 11-18。

<sup>7</sup> 孫修身：〈大足寶頂與敦煌莫高窟佛說父母恩重經變相的比較研究〉，《敦煌研究》1997：7，1997 年，頁 57-68。

<sup>8</sup> 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佈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為中心〉，《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頁 27-48。

<sup>9</sup> 胡發強、劉再聰：〈從甘博藏《報父母恩重經變》看唐、宋洗兒風俗〉，《西藏大學學報》23：2，2008 年 6 月，頁 78-81。



得到良好的影響，這就是所謂的「胎教」；又要處處小心，以免動了「胎氣」，故在婦女懷胎到生產期間，在生活起居上便產生許多的規範，甚至衍生出許多禁忌。

有關胎教的記載，見〔漢〕戴德《大戴禮記·保傳》

胎教之道，書之玉板，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為後世戒。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縉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太子。』……周后妃任成王於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而不倨，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sup>10</sup>

由此可知，早在先秦時代即已有「胎教」的觀念，王后懷胎七個月，便離開原本生活的宮室，到側室生活，與丈夫、閒雜人等隔離，以利於胎教。至於一般中下階層的婦女則在即將臨盆的前一個月，才前往側室，如〔漢〕戴聖《禮記·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sup>11</sup>在這段期間，胎兒已經成形，雖仍在腹中，但已有知覺，故孕婦不論在飲食、行、住、坐、臥、言等，皆要謹慎，以免對胎兒造成不良的影響。

〔漢〕劉向《列女傳·周室三母》則更加具體的說明，「胎教」對於胎兒的影響及對孕婦的規範與限制：

太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

<sup>10</sup> 〔漢〕戴德，〔清〕王聘珍解詁：《大戴禮記解詁》卷 3〈保傳〉，（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3 月），頁 59-62。

<sup>11</sup> 〔漢〕戴聖，〔清〕孫希旦集解：《禮記集解》卷 28〈內則〉，（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 年 10 月），頁 695。



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於邪色，耳不聽於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sup>12</sup>

文王之母「太任」為了給胎兒最好的「胎教」，外在的行、坐、臥、立、食、視、聽等行為及內在的起心動念，都要非常注意，深怕不好的行為影響到胎兒。「太任」能為「胎教」，是從古時延續至今，其中除了孕婦的行為、心念外，還要透過外界的正向聲聞來影響胎兒，如夜裡請瞽者誦詩、道正事。如此種種，確實使孕婦的日常起居，受到諸多的規範與限制。

婦女在懷孕期間，之所以要如此注重自身的言行舉止，除了要給胎兒良好的「胎教」外，也是為了避免碰觸「禁忌」。因人們深信胎兒的生命受胎神所支配，懷孕期間，胎神會依附在孕婦房內的寢具及其他器物之上，而且會依照月令改變位置，所以在這段期間，盡可能不要有任何修造動工、穿鑿釘補，以免觸犯胎神而造成不幸。有關「胎神」的記載，見於〔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的〈胎殺避忌產前將護法〉：「一受孕之後，切宜避忌胎殺所遊。如經云：『如刀犯者，形必傷；泥犯者，竅必塞；打擊者，色青黯；系縛者，相拘攣，甚至

<sup>12</sup> 〔漢〕劉向：《新刊古列女傳》卷1〈周室三母〉，《百部叢書集成》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5。



母損，驗若反掌，斷不可忍。』<sup>13</sup>古時以「胎殺」稱之，婦女懷孕期間必須特別留意胎神，如不要使用刀器、不要隨意修補房屋、不要到處敲打、不要隨意綁東西，避免碰觸到「胎殺」而使胎兒受到影響。此外，在〈月遊胎殺〉、〈十干日遊胎殺〉、〈十二支日遊胎殺〉、〈六甲旬遊胎殺〉數則，則詳述「胎殺」在不同時間所在的位置。如〈月遊胎殺〉：「立春在房床，驚蟄在戶，清明在門，立夏在竈，芒種在母身，小暑在竈，立秋在碓，白露在廚廁，寒露在門，立冬在戶及廚，大雪在爐及竈，小寒在房及母身。」以節氣說明「胎殺」的所在位置，藉以提醒孕婦，避免移動、穿鑿這些家具，以保胎兒的安全。

婦女從懷孕到生產，為了讓胎兒有良好的「胎教」，在行為上受到許多規範，故婦女在懷孕期間，除了生理感到不適外，心理還須承受莫大的壓力，深怕一個不注意動了胎氣而傷了胎兒或自身，時時擔憂孩子的狀況，便對日常大小事，無所掛心，最常做的事，就是時時拜佛、焚香祈求神佛庇佑，如 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十月懷胎諸弟子，萬苦千辛逐日是；起坐朝朝體似山，施為日日心如醉。  
鳳釵鸞鏡不曾捨，玉貌花容轉枯悴；**念佛求神即有心，看花逐樂都无意。**  
十月懷胎弟子身，如擎重擔苦難論；翠眉桃臉潛消瘦，玉貌花容頓改春。  
雲髻不梳經累月，鏡臺一任有埃塵；緣貪保惜懷中子，長皺雙眉有淚痕。  
行嘆恨，坐悲愁，懷胎十月抵千秋；心中不醉長如醉，意內无憂恰似憂。  
聞語笑时无意聽，見歌懽處不臺頭；**專希母子身安樂，念佛焚香百種求。**

敘述母親在懷孕期間，所有注意力都放在胎兒上，心理影響生理，對於外貌、

<sup>13</sup> 〔宋〕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卷 1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年 4 月），頁 617。  
以下數則引述，皆在同一頁，故不另作註。





形體的轉變，一點都不在意。其中對於婦女懷孕時的體態、心情皆有具體的寫照，體態像座山，像無時無刻扛著重擔，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時時刻刻都在擔心胎兒的狀況，心情起伏很大，時而感傷，時而憂慮，且對任何事都提不起勁。

婦人一旦成為懷孕，身為女性所追求、著重的外貌、體態等，皆無所顧忌，唯有念佛求神、焚香發願，乞求母子平安一事，時時掛心。因為婦人懷孕期間，有許多禁忌，深怕一個不注意的行為就動了胎氣，故除了祈求神靈的庇佑外，其餘日常瑣事，一律暫緩，以避免碰觸禁忌。懷胎十月的這些禁忌，主要是限制孕婦活動範圍及避免一些有危險行為，藉以減少意外的發生，如不可隨意搬動家具、不可翻修屋宇、不可使用剪刀、夜間不可外出、不可參加婚喪喜氣等。

生產為婦女人生的一樁重大的事情，在醫學不甚發達的時代，產婦、家人皆不了解分娩的過程及生理所需經歷的痛楚，甚或難產，故不免心生恐懼，只能念佛焚香，祈求神明的保佑母子均安，如 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敘述婦人生產時的情形：

月滿初生下，慈母懷驚怕，只恐命無常，赤血滂沱洒。苦惱莫能言，是事都來罷，保惜若違和，便是身乖差。生時百骨自開張，說得渾家手腳忙；未降孩兒慈母怕，及乎生了似屠羊。

孕婦生產時，對於未知的生產過程，感到煎熬，心理、生理皆須承受莫大的痛苦及恐懼。有苦難言，沒生過孩子的人根本無從體會，身體所承受的痛楚，超乎常人的想像，似在宰殺豬羊搬血流遍地，嚇得全家大小手足無措，也只能在一旁等待，默默祈禱。



又，北京河字十二號《父母恩重經講經文》：

懷耽十月欲將臨，苦切之聲不忍聞，千迴念佛求加護，万遍燒香請世尊。  
將臨十月怯身災，祇怕无常一念催，那邊禮佛聲嘹亮，這伴金經次第開。  
共宰豬羊無兩種，血流遍地唱將來。

具體敘述家人為了祈求婦人順產，便請和尚到家裡念經，親屬也一同為產婦念佛、焚香，請求眾佛、世尊來護持。婦女生產時，常伴隨生命危險，親屬往往心急如焚，但僅能透過念佛、焚香，虔誠的向神佛祈求母子均安。

敦煌父母恩重經變圖中，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甘肅省博物館藏絹畫，開始的畫面皆是「二人坐於屋內的畫面」，英博藏的榜題文字已有脫落，大致為：「……草上……臥則……中不養」；甘博藏絹畫的榜題則為：「父母之恩，昊天罔極」（如圖 1、2 所示）。關於這個畫面的解釋，一些前賢相關研究推測，應是描



圖 1 英博藏絹畫<sup>14</sup>



圖 2 甘博藏絹畫<sup>15</sup>

<sup>14</sup> 見〔日〕松本榮一：《敦煌畫の研究》第一章“敦煌畫に於ける各種變相の研究”，第九節“父母恩重經變相”，（同朋社，1985年複刻初版），頁196-200（附圖六十六）。

<sup>15</sup> 《甘肅藏敦煌文獻》第五卷，（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附圖。



繪《父母恩重經》的起首總序：「人生在世，父母為親，非父不生，非母不育。」<sup>16</sup>，實令人費解二者的聯繫。或許可表示婦人在懷胎期間，多待在家中養胎，避免不必要的外出及行為，以避免碰觸禁忌，因而呈現丈夫、家人常伴其左右的畫面。其中圖 1 丈夫與孕婦深情的對望，丈夫表現一臉擔憂的樣子凝望的妻子，可能是心疼妻子身懷六甲的不適，抑或是擔心她身體的狀況，畫面將身為丈夫的心理狀況，透過臉部表情描繪得栩栩如生。

### 三、誕生後的禮俗

孩子誕生後，為了慶祝新生命的到來，便有一連串的禮俗，往往透過活動的進行，希望孩子能順利長大，如報更（又稱報生）、三朝（又稱洗三）、滿月（又稱彌月）、剃頭、命名、過百晷、抓周等。在敦煌父母恩重經變，對於三朝、乞奶及滿月有加以敘述及描繪。所謂「三朝」就是嬰兒出生後第三天，要為嬰兒洗身，所舉行慶賀儀式，稱為「洗三」或「洗兒」。〔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記載：「代宗之載，誕也，三日，上幸東宮，賜之金盆，命以浴。」<sup>17</sup>唐玄宗開元年間，李豫出生誕生三日後，便為他進行洗禮的儀式，他是玄宗的長孫，唐肅宗的長子，後即位為代宗。

「乞奶」從婦女的生理上來講，當新生兒出世後的初期，母親若是沒有初乳或少奶汁的，在歷史上便有「乞奶」的習俗。據老一輩人的說法，過去凡生男孩的人家，在新生兒的初次哺乳前或在出生後的一個月內，要向生女兒的人家乞奶，而生女兒的人家，則向生男孩的人家乞奶。不管男方女方乞奶的哺乳者，必須是生下子女滿四個月或以上的母親，如果不滿四個月的，會「喜沖喜」

<sup>16</sup> 《父母恩重經》，《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冊，（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頁 27-28。

<sup>17</sup> 〔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百部叢書集成》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頁 9。



不吉利。

「滿月」又稱「彌月」，男孩三十天，女孩二十九天，主人家辦酒席請客，親友送上滿月酒禮物，有飲食、銀錢、衣物、首飾等，作為賀禮，慶賀孩子「長命百歲」，每一飾物都會保障嬰孩長命，勿至夭折，有了那些佩身之物，便會禁錮妖魔無法掠走之。關於「滿月」的記載起源很早，據〔漢〕戴聖《禮記·內則》：「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鬢，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sup>18</sup>《禮記·內則》所載為先秦時期皇親貴族之婦女在家庭內必須遵守的規範，其中女性坐月子的時間較長，為「三個月」，幼兒在這三個月與母親同處一室，母親一邊調養身體，一邊照顧幼兒，在幼兒滿三個月後，才與父親及親戚見面。庶民婦女坐月子只做一個月，後代則延續之，約定成俗則以「滿月」、「彌月」稱之，幼兒滿一個月，親朋送禮賀喜，主加設宴款待客人，如〔宋〕歐陽脩《新唐書》：「龍朔二年七月戊子，以子旭輪生滿月，大赦，賜醕三日。」<sup>19</sup>唐高宗之子出生滿一個月後，為慶祝這令人可喜之事，命令大赦天下，且准允百姓任意飲酒。

在敦煌父母恩重經變中，北京河字十二號《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有謂：「十月迢迢在母胎，乞求分娩誕嬰孩，三朝為喜蒙平善，滿月延僧息郭災。鄰里爭怜看不足，親情瞻囑意徘徊。」其中「三朝」、「滿月」，指出生三天及滿一個月時，所需進行的儀式。在敦煌莫高窟第 449 窟壁畫<sup>20</sup>、第 156 窟<sup>21</sup>及甘博絹畫，則有乞奶或哺乳的畫面。

<sup>18</sup> 〔漢〕戴聖，〔清〕孫希旦集解：《禮記集解》卷 28〈內則〉，頁 697。

<sup>19</sup> 〔宋〕歐陽脩、宋祈：《新唐書》卷 3，（台北：鼎文書局，1992 年 1 月），頁 62。

<sup>20</sup> 殷光明主編：《敦煌石窟全集》9，（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 年 12 月），頁 171。

<sup>21</sup> 殷光明主編：《敦煌石窟全集》9，頁 168。



「三朝」就是出生三天的「洗三」活動，據鍾敬文《民俗學概論》：「『洗三』是家庭慶賀添人口的儀式，也是標示新生兒脫離母體降生人世的象徵性儀式。」<sup>22</sup>，甘肅省博物館藏《父母恩重經》絹畫中便繪有「洗兒」的畫面，榜題：「十月將滿，產後母子俱濕洗浴時」。(圖3)《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敘述孩子出生三日安然無恙，產婦也平安的度了三天，使全家格外安心，便為嬰兒舉行「洗三」，以慶賀之。



圖3 甘藏絹畫「洗兒圖」

「洗三」的進行，如圖3所示，屋內的二人應是產婦與丈夫，正在觀看洗兒的過程；屋外有二位女性，一位跪坐在木盆前，為嬰兒沐浴，另一位則站立在旁，依雙丫髻的髮型來看，應是從旁協助的侍女。為嬰兒沐浴的女性應非產婦，在產後三天，產婦身體仍屬虛弱，據生產後的禁忌，婦女在產後一個月的休養期間，是不能洗頭、洗澡的，能不碰水就不碰水，以免傷風。為嬰孩「洗三」的女性，應是對照顧嬰兒有經驗的保母、接生婆或外祖母。如〔宋〕歐陽脩《新唐書·后妃傳》：「(肅宗章敬皇后吳氏)生代宗，為嫡皇孫。生之三日，

<sup>22</sup> 據鍾敬文：《民俗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書出版社，1998年12月)，頁163。



帝臨澡之。孫體孱弱，負姆嫌陋，更取他宮兒以進，帝視之不樂，姆叩頭言非是。帝曰：『非爾所知，趣取兒來！』<sup>23</sup>代宗李豫出生三日，祖父玄宗為其舉行「洗三禮」，命負姆為之沐浴，其中「負姆」便是「保母」。

至於用來為嬰兒沐浴的水，其成分大概有以下幾種說法，如〔唐〕孫思邈（581-682）《備急千金要方》：「兒生三日，宜用桃根湯浴，桃根、李根、梅根各二兩，枝亦得，咬咀之，以水三斗煮二十沸，去滓，浴兒，良，去不祥，令兒終身無瘡疥。」<sup>24</sup>敦煌文書 P.2661v 〈諸雜略得要抄〉：「小兒初生時，煮虎頭骨湯洗之，老無病，吉利。」<sup>25</sup>又，這二種湯浴的功效，主要是讓嬰兒身體強健，去除不祥、保吉利。在敦煌地區以「虎頭骨湯」為初生兒洗浴，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治小兒驚辟惡氣，以金虎湯浴，金一斤，虎頭骨一枚，以水三斗煮為湯浴，但須浴及煮用之。」也有相關的記載。<sup>26</sup>由此可知，「洗三」誰洗、用什麼洗等細節，皆有一定的步驟、程序。在宮廷，帝王還要「親視」保母「洗三」，表示對此儀式的慎重，故在中國嬰孩誕生後的第一個儀式，「洗三」是相當受到重視的。

在嬰兒滿一個月的時候，還有一項重要的儀式「滿月」。《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敘述嬰兒滿月需延請僧侶來家中為之消災解厄、祈福。嬰兒滿月延請僧侶一事並不罕見，如《太平廣記》「韋皋」所載：「唐故劔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皋既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既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

<sup>23</sup> 〔宋〕歐陽脩、宋祁：《新唐書》卷 77，頁 3499。

<sup>24</sup>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 5 〈少小嬰孺方〉上，《四部叢刊》本，（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頁 7-8。

<sup>25</sup> 參見 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國際敦煌項目，Pelliot chinois 2661 [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945487916;recnum=59805;index=5](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945487916;recnum=59805;index=5)

<sup>26</sup>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 5 〈少小嬰孺方〉上，《四部叢刊》本，頁 8。



壽。」<sup>27</sup>嬰孩能平安、順利度過一個月，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值得家人、親人一同慶賀的日子，家屬會延請僧侶為嬰兒祈福，並備素齋供養之；親戚們也會前往探望、祝賀之。

在父母恩重經變中，除了講經文述及「滿月」延請僧侶一事外，還著重敘述、描繪嬰兒滿三歲前，父母對其悉心照顧的過程，其中最令人動容的是「三年之中，飲母白血。」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三年之中，飲沒量多血乳。致使娘娘形貌，日日汪羸；慈母顏容，朝朝瘦悴。」描述母親哺乳三年，所經歷的改變，為了讓孩子得到足夠的營養，而不間斷的哺乳，導致形體、容貌憔悴、瘦弱。

講經文中提到「三年之中，飲沒量多血乳。」嬰孩三年之中，會從母親身上攝取一定的母乳，據鳩羅摩什譯《佛說父母恩重難報經》有一段世尊向阿難說明，男女骨骸顏色的差異，在於女人需要哺乳：「**每生一孩，賴乳養命，乳由血變，每孩飲母八斛四斗甚多白乳**，所以憔悴，骨現黑色，其量亦輕。」<sup>28</sup>身體的養分被嬰孩吸收，骨骸顏色呈現黑色，且重量較輕。母親每生一個孩子，哺乳三年所需母乳約「八斛四斗」。以唐代計量單位換算一斛為十斗，一斗為十升<sup>28</sup>，故「八斛四斗」為「八百四十升」。唐制每升為 600 毫升<sup>29</sup>，以現在每升為 1000 毫升換算，「八百四十升」換算下來為「五百零四升」。

<sup>27</sup> [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 96，（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9 月），頁 641。

<sup>28</sup>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 3：「凡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為龠，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三斗為大斗，十斗為斛。」（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1 月），頁 81。

<sup>29</sup> 據丘光明、邱隆、楊平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度量衡卷，在第十六章的第三節「唐代的容量制」，唐代的容器單位每升為 600 毫升，已詳加舉證、推論、證明之，此不再詳述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 年 6 月），頁 3332-3334。



又，在民間傳唱的《父母恩重讚》也有母親哺乳的唱詞：「第四血入腹中煎，一日二升不屢飡，一年計乳七石二，母身不覺自憔悴。」粗估嬰孩一日所需的母乳量，約為二升，為一千兩百毫升；一年下來「七石（斛）二斗」為「七百二十升」，再以現在每升為 1000 毫升，換算下來為「四百三十二升」。母親哺乳三年，第一年嬰兒吃全奶，一天粗估二升（1200cc），第一年下來總母乳量為「七石二」，三年總量為「八斛四」並非「七石二」的三倍，後期需增添其他食物，增加營養，故有所謂「咽苦吐甘」。

母親生產後，須持續哺乳，直到嬰孩滿三歲，才會漸漸離開母親的懷抱。但在這之前的這一千多個天的日子裡，母親用自己的白血，作為嬰兒生長最重要的養分，而血液為生命的泉源，母親供給嬰兒，意味血脈的傳承，嬰兒因接受母親的白血得以逐漸成長，所有的一切都是母親所給予，便是骨肉至親。所以只要孩子餓了，就不斷給予，就算身體愈來愈羸弱，也不會停止哺乳。母親為了讓孩子，忘卻的生理、心理的不適與痛苦，全心全意的保護、照顧孩子。母親對子女恩重如山，子女難以回報。

目前敦煌藝術中存有的六幅《父母恩重經》的經變圖，四幅石窟壁畫、兩幅絹畫，其中晚唐第 156 窟前室門北（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朝功德窟）、中唐第 449 窟東壁門北宋畫及甘藏絹畫，描繪乞奶、哺乳的畫面、榜題。圖 4 第 449 窟，繪有三人圍坐在一起，由於畫面氧化、褪色較為嚴重，不易辨識。筆者詳細反覆觀看此圖，圖示 1 的婦人貌似懷抱著嬰孩，進行哺乳，若此推斷無誤，其身旁兩位應是婦女，因為在產婦分娩後，家中長輩男子、平輩兄弟是忌諱和產婦接近的。藉此推測，圖中三位女性正在進行「乞奶」，圖中標示 1 的婦人，正在為嬰兒哺乳，標示 2 的婦女應是被乞奶的婦女，正袒胸露背似協助「開口」，請一位正在哺乳的婦女餵嬰兒「開口」，為第一次奶，之後才由母親繼續餵，標





示3應是在旁幫忙的侍女或外祖母之類的人物。可看到標示1的婦人正深情、專注地為嬰兒哺乳，母親因能親餵，而感到歡喜。



圖4 第449窟「乞奶圖」



圖6 甘博絹畫「哺乳、照顧」圖



圖5 第156窟「哺乳、照顧」圖

三歲以前，子女最常待在母親的懷抱裡，或是嬰兒專屬的「欄車」。畫面中，不論是哺乳或推著欄車，母親的眼神始終注視著嬰兒，圖4的欄車為活動式，而圖5則是固定式。活動式欄車，似正在安撫嬰兒；固定式欄車似嬰孩已經入睡。唐宋時期，養育嬰兒的禮俗，使用的「欄車」，其樣式到現在仍存在著、被



使用著。母親細心、專注地推著攔車安撫嬰孩及哺乳嬰兒的畫面，一再以畫面呈現，此意味著唐五代敦煌地區的婦女，時常以這樣的模式在照顧初生兒。

#### 四、成長過程的禮俗

子女屆滿三歲，漸漸離開父母親的懷抱，開始有行動力，母親轉而更加擔憂。在子女成年之前，行成年禮之前，父母親為了讓子女養成良好的品行，這階段對子女的教養也不容忽視。男孩、女孩開始有不同的成長歷程，首先，在古代男孩才有入學權，如 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是男即七歲十歲以來，便交入學。……囑先生，交文字，孝養禮儀須具備。」入學年齡七歲至十歲之間，到學堂向先生學習文字及孝養禮儀。

女孩不須入學，則著重在「家庭教育」的養成，為未來出嫁做準備，如：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謂：「為女身，更不異，最先須且教針指；呈線呈針鬥意長，對鴉對鳳誇心智。學音聲，屈博士，弄絃調絃渾舍喜；長大了擇時娉與人，六親九族皆歡美。天生惠性異常人，疑是巫山降段雲；鬢似寒蟬雙展翼，面如蟾月滿秋輪。眉懸柳葉和煙翠，臉奪桃花帶雨新；娉與他門榮九族，一場喜慶卒難論。」學女紅、音聲、樂器等技能，皆有不錯的表現，又擁有出眾的外貌，必能榮耀夫家，成就一樁喜事。

直到為子女舉行「成年禮」，承認年輕人具有進入社會的能力和資格時所舉行的儀式。以漢族為主的民間社會中，成年禮的習俗表現約可分為三種類型。（一）與婚禮相結合的成年禮；（二）與幼子養育習俗相結合的成年禮；（三）相對獨立的成年禮<sup>30</sup>。生命禮俗多在特定的時間舉行，依據約定成俗的儀式呈

<sup>30</sup> 鍾敬文：《民俗學概論》，頁 165-172。



現，現代成年禮所進行的儀式，勢必與唐宋時期的成年禮有所差異，但在理念上基本是一致的，慶賀子女成人，人格、思想較為成熟，擁有對許多事的選擇權、決定權，但相對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

在父母恩重經變中，則是強調子女「成年」便可「婚嫁」，如 P.2418《父母恩重經講經文》：「日月遷移年漸長，仕農工巧各躋排。一頭訓誨交仁義，一伴求婚囑作媒。」，又：「書云：『男既壯而有室，女初笄年而從入。男既成年，須求婚處』」男女成年便可婚嫁，據〔漢〕戴聖《禮記·曲禮》：「男子二十，冠而字。」<sup>31</sup>；《儀禮·士昏禮》：「女子許嫁，笄而禮之，稱字。」<sup>32</sup>男子二十歲行冠禮，女子十五歲行笄禮，成年禮的儀式往往與婚禮結合。而母親往往在子女成年，婚嫁後，煩憂才稍稍減少。

## 五、結語

中國從古自今在民間流傳的民俗，經由一代又一代的傳承著，在人生不同階段所進行的生命禮俗，各自有其背後的意涵，如慶賀子女在生命每個階段都平安、健康，及父母對子女的期望。生育禮俗為人生展開的重要階段，每個階段的禮儀習俗皆受到人們的重視，而母親往往是生育、養育子女的關鍵性人物。母親從懷胎開始，所需經歷的種種生理、心理的變化，苦痛無人能理解，且為了胎兒犧牲許多娛樂和自己原本的生活。父母對子女的擔憂就算到成年、婚嫁也無法放心。

以敦煌父母恩重經變為文本，探討其中生育禮俗的書寫，對照原先約定成

<sup>31</sup> 〔漢〕戴聖，〔清〕孫希旦集解：《禮記集解》卷2〈曲禮上〉，頁45。

<sup>32</sup> 〔漢〕鄭玄註：《儀禮》，《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3月），頁11。



俗的生育禮俗，如懷胎禁忌、生產情況、三朝、滿月、成年禮等，發現每個階段所進行的活動，皆蘊含佛教信仰的氛圍，母親每每遇到煩憂之事，首先祈求世尊、眾佛的保佑，再來就是念佛、焚香，藉由這樣的祈禱，使心靈獲得慰藉而逐漸安穩。經變文及經變圖，以通俗的語言敘述、具體的畫面呈現、刻劃生育禮俗最為經典、關鍵的時刻，如孕婦懷胎時「如擎重擔」；生產時，如宰豬羊，血流遍地；朝三、滿月時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子女成年後，父母才稍微放心。其中《父母恩重經講經文》對於懷孕、生產時的敘述，極其寫實、深刻，這是在文學作品少見的，因為婦人懷孕、生產時的種種，蘊含許多禁忌，通常較為隱晦，不常被討論。但以俗講，作為佛教宣傳孝道思想的手段，講述的內容，必須讓民眾深刻體悟，母親生育、養育之恩，子女難以回報。也透過《父母恩重經》經變文及經變圖的敘述、描繪了解在敦煌地區所呈現的生育禮俗。

## 徵引書目

### (一) 古籍

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9月）。

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月）。

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四部叢刊》本，（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陳自明：《婦人大全良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劉向：《列女傳》，《百部叢書集成》影印《文選樓叢書》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65）。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92年1月）。

戴聖，孫希旦集解：《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10月）。

戴德，王聘珍解詁：《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3月）。

## （二）專書

丘光明、邱隆、楊平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年6月）。

殷光明主編：《敦煌石窟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0年12月）。

鍾敬文：《民俗學概論》，（上海：上海文藝書版社，1998年12月）。

松本榮一：《敦煌畫の研究》，（同朋社，1985年複刻初版）。

《俄藏敦煌文獻》1-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上海博物館藏敦煌文獻》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文獻》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北京大學藏敦煌文獻》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敦煌文獻》1-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

《法藏西域漢文文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34，2005年）。

《英藏敦煌文獻》1-14，（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146（目前出版冊數），（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 年-未完)。

《甘肅藏敦煌文獻》，(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 年)。

《大正新脩大藏經》，(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87 年)。

### (三) 期刊

馬世長：〈《父母恩重經》寫本與變相〉1987 年，《1987 年敦煌石窟研究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90 年 10 月，頁 397-419。

胡文和：〈大足寶頂《父母恩重經變》研究〉，《敦煌研究》1992：2，1992 年，頁 11-18。

孫修身：〈大足寶頂與敦煌莫高窟佛說父母恩重經變相的比較研究〉，《敦煌研究》1997：7，1997 年，頁 57-68。

鄭阿財：〈《父母恩重經》傳布的歷史考察——以敦煌本為中心〉，《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 年 3 月，頁 27-48。

胡發強、劉再聰：〈從甘博藏《報父母恩重經變》看唐、宋洗兒風俗〉，《西藏大學學報》23：2，2008 年 6 月，頁 78-81。

### (四) 參考網址

IDP(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國際敦煌項目，Pelliot chinois 2661  
[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945487916;recnum=59805;index=5](http://idp.bl.uk/database/oo_scroll_h.a4d?uid=1945487916;recnum=59805;index=5)

「敦煌文獻數字圖書館」網站 <http://dunhuang.hanjilibrary.com/search.aspx>



參見文化部「台灣大百科全書」網站，李豐楙撰「生命禮俗總論」。

<http://nrch.culture.tw/twpedia.aspx?id=1989>



附錄一：敦煌本《父母恩重經》

編號	中國國家圖書館	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	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	俄國聖彼得堡亞洲民族學院東方院	北京大學圖書館	上海博物館	上海圖書館	台北中央(國家)圖書館	散藏及日藏
1	BD00439	S.149	P.2285	Дx00044+Дx00139+ Дx00140+Дx02909	D100	48(41379)	119(812569)	31	散 319《李氏鑿藏 敦煌寫本目錄》
2	BD01036	S.865	P.3919-1	Дx00304	D101	56(44961)			散 396《李氏鑿藏 敦煌寫本目錄》
3	BD01281	S.1189	P.3919-2	Дx00619					散 483《李氏鑿藏 敦煌寫本目錄》
4	BD03781-2 (新增)	S.1323		Дx00927					散 548《李氏鑿藏 敦煌寫本目錄》
5	BD04714	S.1548		Дx00975					中村不折藏本
6	BD04940	S.1907		Дx01140					
7	BD05685	S.2084		Дx01595					
8	BD05728	S.2269		Дx01689					
9	BD06925	S.3228		Дx01982+ Дx01989					
10	BD07522	S.4476		Дx03075+ Дx03084					
11	BD08433	S.4724							
12	北新 1007	S.5215V							
13	北新 1220	S.5253							
14	北新 1410	S.5408							
15		S.5433							
16		S.5642							
17		S.6007							
18		S.6062							
19		S.6087							
20		S.7203							
21		S.7635							
22		S.7779							
	共 14 件	共 22 件	共 3 件	共 10 件	共 2 件	共 2 件	共 1 件	共 1 件	共 5 件
									總計 60 件

